

熊佛西

鐵花

劉叔豐主編
張文敬校訂

708847

857.7

2121

鐵

花



熊

佛

西

劉以鬯主編
懷正文藝叢書之一

· 懷正文化社 ·

Ru 7168/16



FUDAN

JEZ00000577750 复旦图书馆

你接到這封信，請千萬別爲我哀痛。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」中國這時雖處在軍閥專政的黑暗時代，但我深信，中國的革命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成功的，祇要大家本着孫總理的遺教不斷地努力奮鬥。我個人今日的犧牲是不易珍惜的，要緊的是你們活着的人們應該如何寶愛着生命，繼續舉那些吃人的野獸們搏鬥！

月前，當我被他們捕囚到這兒的時候，我就知道我的生命要遭屠宰了，在這強盜當道的社會裏，凡愛自由與光明的人們必難逃出他們的毒手！然而我早已

置生死於度外，我的心始終像止水那樣的寧靜。現在獄卒傳來消息：說明日黎明我將被架到天橋去臨刑。假使這消息確實，那麼，親愛的，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早已離開了這世界，和你永別了！

自然，這樣無辜的屠宰我不是沒有遺恨：我捨不得離開你，——一個共患難的同志，這世界上最心愛的人兒，——我們六年來的恩愛就這樣無情地被割斷，我不甘願，我委實不甘願啊；我更不忍讓還未滿兩歲的樹兒，我那天真活潑的小寶貝，今後遭受着無父的痛苦！我知道在這中國重男輕女的封建社會制度下，一個沒有丈夫的女人和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是多麼難生存啊！再，我覺得我自己還年輕，假使不死，我自信還可為大衆服務，與那些人吃人的野獸搏鬥到底。然而我現在不行了，明天一早就要被野獸們吞食了！

親愛的，請別為我難過吧，死有重於泰山，亦有輕於鴻毛，我這次是爲了正義而犧牲，這死是光榮的，是偉大的。請你轉告那些爭取自由與光明的兄弟姊妹

們，叫他們踏着先烈的血繼續和那些剝削大眾幸福的軍閥們搏鬥！我深信光明必戰勝黑暗，自由必克服專制，文明必壓倒野蠻！

至於我死後你的歸宿，我毫無意見，你可自由決定，改嫁與否聽便。不過小樹你必須善爲撫育，使他將來成爲有用之人。你是學教育的，今後仍不可離開你的崗位，應該本着過去的志願以培養人材爲你終身的職志。中國革命的過程還相當的遼遠，艱巨，到處都瀰漫着封建和腐化的毒素，幾乎在每個人的血液裏都蘊藏着或多或少的封建毒素，要迅速地達到革命的目的，必須大量地培養革命種子，教育革命人材。教育是革命的基石。

現在，雄鷄已經報曉了，我臨刑的時候也許快要到了，這時我心裏反而鎮靜了，我已整襟修履，靜待那時候臨到。鐵窗外的昏暗中似已露出微弱的亮光。好呀，這漫漫長夜已快到盡頭的時候了，正如現在已是殘冬，大地不久就要回春了，期待着吧，親愛的，光明就在前頭。珍重你自己的前途，不必爲我哀痛。

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」

——樹仁絕筆，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，雄鷄報曉之時，於獄中。

張靜華接到這封信。已是上午八時了。她未哭泣，祇是臉色頓時變成紙一樣的慘白，四肢失去了支持力。良久，她才恢復她的感覺，忙將懷抱中正在發燒的小樹放到床上，也不通知在廚房裏煮早飯的老母，就匆促地離開了家，瘋狂地奔往「天橋」的刑場！

每當鎗斃人的時候，天橋附近照例是擠得水洩不通，人山人海地在那裏看熱鬧。然而今天却例外，冷清清的，絲毫看不出要鎗斃人或已經鎗斃了人的跡象，祇有幾個耍把戲的，賣膏藥的江湖藝人在那裏擺佈他們的場所。靜華一直奔入天壇斷牆圍繞着的刑場，裏面也是空無一人，僅見幾隻野狗在那裏嗅舐地面上的血跡，古老的柏樹叢裏棲息着一羣一羣的烏鴉在那裏報喪似的恬恬地叫，彷彿在替那些無辜被害的人民唱

着悼歌。靜華茫然不知所措，她癡了似地像一座僵屍站在刑場的中心，滿大罩壓着沉重的陰霾，凜冽的北風襲刺着她那蒼白的臉，衣襟與鬢髮臨風飄蕩而紊亂。她奇怪這裏為什麼這樣冷清？她似又歡喜這裏這樣的甯靜！她希望，而又失望。她悔恨地對自已說：『不要是我來晚了？』——她浸沉在矛盾的幻想中。最後她被那羣吸舐腥味的野狗的狂吠與搏鬥驚醒了。她慢慢地退出了刑場。

離開刑場不遠，從側面的斷牆瓦礫中走出一個衣履襤褸的乞丐兒，戰慄地伸出一雙瘦弱的手向她乞求：『行善的小姐，償一個子兒給我買一碗稀飯吃吧！』

她停止了腳步，把無神的倦眼向他瞅了一眼，『你知道今天這兒鎗斃了人麼？』她問。

『怎麼不鎗斃人？近來這兒天天斃人呢，小姐！』那乞丐兒毫不猶豫地這樣回答之後，又伸出枯槁如柴的手向她乞討。

『怎麼不見屍首呢？』

『近來斃人老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！』

『天還沒亮的時候？』她提高了聲調問。

『是的，小姐，天還沒亮的時候！』那乞丐兒驚奇的望了她一眼，似乎對她發生一種懷疑，然而畢竟他是乞丐兒，不是偵探，所以接着他又向她哀懇地乞求：『做好事的小姐，請償一個子兒給我花吧！』

她掏出一毛錢給那個乞丐兒，慢慢地走出了天橋。她僵屍般地在前門大街人叢中蠕動。這時她突然哭了，眼淚像泉水般地流到蒼白的臉上，滾到衣襟上。狂風吹舞着她的長髮，襲捲着她的衣裙，她在狂風中掙扎，猛進。

其實她已經好久不哭了。不，她不是不哭，而是久以乎哭不出眼淚了。自從她的丈夫施樹仁被野獸的軍閥張中亭囚禁以後，她到處奔走營救，日夜焦愁，真不知哭了多少次，流了多少淚。假使把她月來所流的淚水一點一滴的積蓄起來，說不定可以灌溉一方行將乾萎的新苗，使之起死回生，然而她的丈夫還沒有釋放的消息。兩星期

前，野獸們透出消息：『只要賄賂他們一萬元，施樹仁就可以不死』，但是，天呀，兩個從大學畢業不久過着清苦教員生活的青年夫婦，他們的父母既不是貪官污吏，又非土豪劣紳或巨商大賈，叫他們何處去籌借這一筆巨款？這種勒索就等於要他的命！經她到處借貸，把結婚的戒指以及所有的衣物書籍當空賣絕，連她母親當年陪嫁的手飾一併在內，勉強湊足了五千元，——其中的七百五十元還是從她的老師徐明遠那裏拉借的。這款子是由徐明遠交給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夫人馬瑞康太太的，再由她轉託她的內姪黃宗庭交去的。此人供職於「軍政府」，在野獸的圈子裏，負有相當的聲譽與勢力。

『款子既然送去了，爲什麼他們還下此毒手呢？』靜華一面想着一面走，『莫非款子沒有送到？不會的，馬瑞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，而且是家有百萬的富翁，他的夫人又是一位心慈面善向以助人爲樂的好人，決不會有什麼差錯的……』她這樣自問自答地思索着。最後她否定了一切假設，從她的淚眼裏頓時閃出了一線希望的光

芒，棉軟無力的足膝不自覺地堅強起來了，全身似乎增加了無限的生力。然而她又想着：『今早樹仁派人送來的遺書明明是他的親筆，難道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他已經遇了難？』她的心弦不禁又跳蕩起來，她的周身也彷彿被一團烈火圍烤着。她不回家，筆直向徐明遠家中飛奔，爲的是要探聽她的丈夫這時究竟是死是活！

二

到了太僕寺衙徐宅，不料徐明遠不在家，據他的太太說他已經到她家裏去了。靜華聽了，掉頭就走，對殷勤招待她的徐師母也沒有說一句應酬話。當徐太太帶着兩個孩子趕到大門口送她時，她的背影早已在胡同口上消逝了。徐太太站在門口惆悵了半響，心想：『看靜華這樣慌張的神色，樹仁大概是凶多吉少了！』她忍不住流下同情的淚。

靜華回到家中，一進院子就聽着徐明遠在東廂房裏和她的母親閒談。他是一位四

十多歲的中年人，面容清癯，頰上刻劃着顯明的皺紋，身體非常瘦弱，前腦微微的有一點兒禿，看上去像五十多歲的人了。兩橫稀薄的眉毛護掩着他那不大不小的近視眼，深厚的眼鏡片裏時閃出神采奕奕的光芒。他是二十年前美國留學生，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，得過博士學位，回國後歷任各大學教授，門人遍全國，有教育權威之稱。當時一般教授，只知死教書，教死書，僅求自己生活的安定不影響他們的治學，就心滿意足了，對於社會與政治的惡劣環境，他們決不置喙，他們似乎生活在世外桃源。而徐明遠則不然，他治學與教書之餘，兼批評政治，留心社會風尚。他自己雖不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，但對於當時的封建社會，腐化政治，時時予以抨擊；對於一般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們給以無限的同情與鼓勵。他呼籲着民主政治的建立。他力爭人民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。他反抗一切暴力的壓迫。他不和任何惡勢力妥協。

他的生活非常清苦，雖是一位名滿全國的學者，然而家中找不着一把比較舒適的椅子。自從留學回國以後，他沒有穿過西服，一年四季換來換去總是那兩件老藍布衫

子。別的教授們還有一輛破舊的包車，而他，不拘刮風落雨，總是步行到學校去授課；出門時，永遠伴着一個收藏講義的皮包，一根助步的手杖，它們似乎是他的兩位忠誠的摯友。給他最大安慰的不是他的賢妻或掬愁可愛的稚子，而是成千成萬有思想而前進的青年！張靜華施樹仁就是他最喜悅的兩位。

自從施樹仁被捕以後，他幾乎和靜華同樣的焦急，四處奔走營救。昨夜，他聽到一種不利的風聲，他很不放心，今晨一起床就趕到靜華這裏來探聽消息，靜華不在家，他便和她的母親在東廂房裏閒談。老人懇切地向她探聽女婿的消息，而他總是以樂觀的語調安慰着她，雖然他在心裏也委實爲樹仁的命運焦慮。

母親見女兒回來了，慈祥愷悌地迎着說：『靜華，你一早跑到哪兒去了，外面這樣冷？徐先生已經來半天了！』

她沒有回答，只把疲憊的眼睛向老人微微地苦笑，然後低下頭去輕輕地慨歎。

『靜華，我看你今天的神色很不好，你這麼早到那兒去了？』徐明遠也關切地這樣

問。

『我到天橋去了！』

『到天橋去了？』徐明還似乎很驚異，因為「天橋」這地方往往給人一種不快愉的感覺，尤其在最近，那裏又添了不少的冤魂怨鬼，已變成一個恐怖的區域。

靜華看見母親在身邊，不願繼續往下說，便支使老人帶着孩子到廚房去燒開水，爲徐先生泡茶。母親離開了，她的眼圈頓時浮出淚光，以悲痛的聲調向徐明遠說：『徐老師，我怕樹仁在今早已經遭了他們的毒手！』她的話還沒說完，就伏在臨窗的書桌上抽咽而卒至放聲大哭了。

這話好像雷電般地襲擊着徐明遠的心，然而在外表上他還是力持鎮靜，很溫順地撫慰着她說：『靜華，不會的，事情不會像你想像的那樣壞！堅強一點吧，別讓老太太聽着你在哭，她老人家又要不安了！』徐明遠說到這裏，停頓了一下，復追問一句：『你又得了什麼消息麼？』

她一邊揩着眼淚，一邊從袋裏掏出樹仁的遺書，『你看這封信！』

徐明遠看了施樹仁的遺書，在他削瘦的臉上立時浮起一層青色，一股憤恨的火從他的腳心燃燒到頭頂，雙目發直，窒息着半嚥說不出一句話——最後，他喘喘地咳嗽起來，口中吐出一串帶血絲的濃痰，眼中滾出豆大的淚珠。靜華見他這樣悲憤的情狀，倒感覺不安，便過去攙着他到一張藤椅上坐下。窗外北風荒荒地響，室內的他們咽咽地啜泣，凝成了一種淒涼的景象。

徐明遠突然剛強地站了起來，拿着他那破舊幾乎辨別不出顏色的帽子，和他那終年不肯釋手的手杖與皮包，匆忙地往屋外走。

『徐老師，上哪兒去？』靜華追問着。

『太不成世界了！我得去問馬瑞康的太太，是她說的：五千塊錢可以救出樹仁的命！錢早已付了，爲什麼他還下這種毒手呢？』

『他們一定是嫌錢少了！』

『我得去問個明白！款子是馬太太經手交給她的內姪黃宗庭的！』徐明遠說着依然急促地往外走。

『慢點，徐老師，我跟您一塊兒去！』靜華跑到廚房告訴了一聲她的母親，便跟徐明遠走了。

三

他們師生倆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南長街的馬公館。朱門鐵欄的大門口停着一輛雪亮的新式汽車，他們知道馬瑞康尚未出門。胖得像一頂羅漢似的號房王球，懶洋地斜躺在一張床上似睡非睡的，幾個守門的衛兵和聽差都圍在一起鬥骨牌。王球見了徐明遠和張靜華，忙爬了起來打招呼。他們說明了來意之後，王球便按了一下電鈴，同時拿起電話筒子向公館裏面問了幾句話，然後掛上電話向徐明遠說：『我們太太在黃宅打牌，回來太晚，現在還沒有起來！』

『那麼你們老爺呢？』

『老爺正在打坐。』王球說着就把他那雙刁猾的小眼睛向壁上的掛鐘掃視了一下，已經是十一點三刻了，便又接着說：『不過老爺的坐快打完了，您倆若有要緊的事情，就請到裏面客廳裏坐吧！』說了，他就引着徐明遠和張靜華往裏面走。

徐明遠和馬瑞康的大女兒韻梅也有師生之誼；馬瑞康在袁世凱政府裏任交通總長的時候，他的哥哥徐鏡平曾給他做過英文秘書，因此他常到馬公館來。靜華在女高師雖和馬韻梅一度同學，因時間相處不久，彼此往來很少，所以她對於馬公館的一切還是陌生的。這時她隨着徐明遠經過一段迂迴曲折的朱柱翠欄的長廊，穿過了一個大型的月亮門，進入了一座別有洞天寬大無比的花園。現在雖是樹木蕭瑟百花凋零的冬天，仍可看出它宏大精雅的範疇，更可想見春夏之間這園中青蔥綺麗萬紫千紅的風光與景緻。在這裏：有蒼翠挺拔的松柏，傾國傾城的牡丹，嫵媚的芍藥，嬌豔的西府海棠，雪海似的梨花，雙瓣的碧桃，珍珠似的丁香，金絲垂柳，夜合馬纓，百年以上的

藤蘿，江南移來的香妃竹，閩浙運來的素心蘭，六安的綠梅，東瀛的櫻花，西洋的玫瑰……尤其在秋天，那菊花，各種各色，幾乎可堆成一座燦爛的山。還有一般人不易見到的曇花一現的曇花。真是，天下的名花異卉在這裏無不應有盡有。惜乎時在冬季，一切都在睡眠中。只有松竹梅在風寒中苦鬥！

徐明遠張靜華毫無心情欣賞園景，只意識模糊地跟着王球向前走。穿過以南京雨花臺小石子砌成的曲折花徑，再越過以太湖青石堆築的山坵。坵上建有玲瓏的八角亭。下坡是一座比「中南海」略小的荷花池，有柳堤通到池心的水榭，主人可以在這裏讌客，賦詩。夏天當荷花盛開的時候，清晨或傍晚，主人漫步池畔，不但可以聞着蓮荷的清芬，還可以欣賞金紅的魚羣在碧波中閃躍。池裏還養着一只臉盆大的烏龜，據說這是主人的先母在八旬壽慶時託人從海裏捉來放生的。

再沿着荷花池西走，過了花橋，就是一片平坦的廣場。場上，除了立着鞦韆架，還有跳板木馬之類的各種兒童玩具。對面聳立着一幢輝煌古老的大廈，門前石階的兩